

现实主义

● 郭雅希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现实主义

郭雅希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现实主义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

郭雅希著

责任编辑:邹建平

责任校对:李奇志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787 × 1092 1/12 印张:9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56—1435—3/J·1352

定价:88.00元

目 录

概论	1
一、法国现实主义美术	12
二、19世纪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典等国的现实主义美术	61
三、东欧各国的现实主义美术	83

概 论

(一)

在美术上提到现实主义,一般都是指19世纪中叶以库尔贝为首的致力于再现事物真实表象的写实艺术形式。

严格地说,现实主义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创作方法而不是一种狭义的流派。大概只有库尔贝自我标榜是“现实主义”,实际上,他只是针对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而言的,不过,他的自我标榜并没有形成流派。

“现实主义”一词在哲学中被称为唯实论,人们普遍把它当作一种认识论的名称,表示对外界客观现实的信仰。从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下半叶,实证哲学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社会需要实证哲学,也需要实证艺术,这种唯实主义创作方式必然被人们备加赏识;从美术史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美术现象;从美术的自律性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期。

这种唯实主义创作方式既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又是一种艺术发展的必然,它兴盛于法国是一种必然,波及到全欧也是一种必然。所以,现实主义既兴盛于法国又不限于法国;既有所指又没有确指。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

自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艺术中心逐渐地转向了法国。17世纪的法国艺术几乎是王宫贵族的专利,路易十四既是艺术唯一的资助者又几乎是艺术唯一的享有者。18世纪随着路易十四的去世,摄政王的继位,艺术的资助范围和享有范围已逐渐扩大到了整个贵族阶层,从建筑、雕刻、绘画、家具、服饰等等都可以明显地看到那是一种贵族阶层的风趣而不只是帝王的风趣了。18世纪末,虽然美术界又流行起17世纪曾经盛行过的古典风格,但不是简单的复古,更不是帝王所好,而是代表了比贵族阶层更大范围的新兴资产

(古希腊)阿波罗尼奥斯:《拳击者》(公元前1世纪)





(意)卡拉瓦乔:《女卜者》(1588—1590年)

(荷)哈尔斯:《吉卜赛女郎》(1625—1630年)(右)





(荷)伦勃朗:《亨德里治》(1654年)

阶级的审美趣味,而且这种古典风格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新兴资产阶级以至整个“第三等级”的精神武器了。

19世纪的欧洲处在一个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代,是资产阶级势力日益繁荣昌盛并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可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发展,资金的积累主要是来源于几乎无偿地使用广大工人的劳动和无限地占有广大工人创造的巨大的剩余价值而获得的。对于法国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最终以取代封建帝王而走上了历史舞台,但是他们仍然与封建势力勾结,而且仍旧实施君主政体;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新的统治者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自由、平等、博爱”,而且,使他们更加陷入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19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法国出现了浪漫主义思潮,浪漫主义的产生反映了广大社会各个阶层对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失望和强烈的不满,也表现出了对资产阶级文明和现实生活的否定态度。

在盛产纺织品的法国里昂,织造丝绸的工人竟然衣不遮体,他们每天要工作15—18个小时,所得的工资只够买一磅面包。1831年里昂织工在“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的口号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起义,1834年里昂工人再次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虽然两次起义都被资产阶级政府残酷地镇压了,但是两次重大的起义标志了工人阶级、下层市民以及无产阶级已经觉醒而且正在壮大,这正是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出现、发展和兴盛的社会原因。文学家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画家杜米埃、米勒、库尔贝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残余的罪恶,同时,又更进一步地扩大了享有艺术者的范围。

(三)

可以说现实主义美术既是一种艺术概念也是一种创作手法,可是无论从其艺术观还是方法论来看,现实主义都不能说是19世纪才有的新生事物。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代希腊的希腊化时代的很多作品实际上已经属于现实主义了。那时的人们已经发现“古典时期”(前449—前334年)盛行的意念中的那种古典的静穆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而生活中的物质世界以及物质世界中的各种灾难才是他们经验中的真正事实。因为他们的观念变了,因此,他们创作的形式以及所表现的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如《拳击者》(见1页)、《受伤的高卢人》、《拔刺少年》等已不局限于古典时期波里克里特斯和普拉克西特列斯那“完美”、“理想”的审美模式了,而是尽量地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创作和表现。虽然罗马时期的军国主义,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倾向曾局限了现实主义创作,但是15世纪的文艺复兴美术运动又借助于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力量将艺术引向了世俗,从而为现实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17世纪意大利的卡拉瓦乔、西班牙的委拉士开兹、荷兰的“小荷兰画派”、哈尔斯与伦勃朗实际上都是遵循现实主义原则进行创作的。18世纪在法国贵族阶层盛行罗可可风的时候,启蒙主义哲学家曾倡导过艺术创作要尝试着去表现市民情感,这仍然是在呼唤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可是,平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在当时还不能左右美术界,这种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和与之相应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在官方看来是不屑一顾的。当时,被官方感兴趣的是一些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精选主题,如希腊神话中诸神的爱情故事和与这种题材相应的那种“高雅”的“贵族气派”。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极大地增强了平民的民主意识,美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班牙)里贝拉:《跛足孩子》(1642年)







(西班牙)委拉士开兹:《纺纱女》(1657年)

(左)委拉士开兹:《英诺森十世》(1650年)



(法)柯罗:《罗马斗兽场远眺》(1825年)

艺术家突然间感觉到选择什么东西作题材都没有限制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时论事件,总之,任何可以引人想象和激发兴趣的东西都可以表现。艺术家的这种无视传统题材的意识的产生是现实主义思潮产生的重要前提。艺术家最初是借助古典主义表现手法反映现实;接着又借助幻想的手法反映现实,当这种所反映的“现实”的内容已经从中产阶级扩展到了下层市民的范围的时候,艺术家已经感觉到那种被视为“高雅趣味”的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的艺术家所感兴趣的内容了。在艺术家看来,那些工人、农民、市民不一定

只适合于在风俗画中表现。画家米勒想要画出跟现实情况一样的农民生活场面,画出他所看到的、所感到的男男女女在田地里干活的情景。这些农民的形象既不像勃鲁盖尔笔下逗乐的乡巴佬,也不像小荷兰画派风俗画中那种温文尔雅的市民,更没有格瑞兹笔下的那种戏剧效果,而是一些纯朴善良、真实可信甚至被认为是“丑陋”的农民形象。杜米埃的版画虽然总爱带有强烈的夸张,但是,却是对社会现实相当客观的反映。最早以“现实主义”自我标榜的画家是库尔贝,他完全把自己与浪漫主义和官方的学院派对立起来,



(法)柯罗:《南尼大桥》(1826-1827年)

他要以自然为师,而不以前人为师,他要再现真实而不再去迎合别人所认为的“好看”。

(四)

艺术创作总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的,但是古典主义美术由于过多地局限于水平线、垂直线和古典的情调,所以只适合于表现虚拟假

设的现实和某种特定的现实;而浪漫主义却过多地沉溺于虚幻和惊心动魄的场面,无视真实和客观的表现。只有注重分析、研究的现实主义不但扩大了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生活的面,揭示了生活的某种本质特征,同时也丰富了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

画家库尔贝那饱满丰厚的色彩,深沉浓重的基调,以刀代笔、毫



Un héros de Juillet.

(法)杜米埃:《七月英雄》(1831年)



(法)杜米埃:《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宁街》(1834年)

无矫饰,连续塑造的表现手法,不但充分、翔实地反映了工人、农民艰苦劳动的主题,促进了油画传统技法的发展,而且抛弃了传统艺术创作中的“主题性”观念,并对情节性绘画(他的《画室》的非情节性的语言形式是对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情节性绘画的突破)用光的程式(他的《碎石工》、《筛麦的女子》等采用了全顺光形式,这又是对传统绘画千篇一律的顶、侧光形式的突破)等都有很大突破。我们从马奈、印象派、塞尚的绘画中可以看到库尔贝技法革命对他们的启迪,也可以看到创作题材的开拓对他们的影响。

(五)

现实主义的波及面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从北欧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到中欧的德国、奥地利、瑞士,再到南欧的意大利,从西欧的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到东欧的俄罗斯、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以至对于我国和东方其他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现实主义美术还不仅仅局限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法国的印象派、英国的拉斐尔前派都受到了现实主义的重大影响。

可以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决不仅仅是一个流派,它



(法)柯罗:《蒂沃利的埃斯特别墅》(1834年)

实际是全欧性,乃至世界性的人类民主意识觉醒的具体反映,它标志着人类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

一、法国现实主义美术

现实主义美术以绘画和雕塑为主,而法国的现实主义美术则突

出地表现在绘画方面。

法国的现实主义绘画共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以库尔贝为首,注重揭示客观现实的绘画;其二,是以罗梭为首,云集于巴比松村,注重表现田园风光的“巴比松画派”。

现实主义先驱杜米埃(1808—1879)



(法)柯罗:《枫丹白露林的岩石》(约19世纪30—40年代)